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七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臣事

第一道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爲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

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

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其上之心將繹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畏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

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皆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

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其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茍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

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

安敢有所為於法令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寛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為恠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第二道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

無怨言及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嗟歎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

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常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强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内脅天子天子不敢輙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故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内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内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

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若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懐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

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折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讐耳是以天下雖無强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獘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矣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誰人之所欲

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夫人惟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强禦臣故曰惟無私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奬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而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悦而又

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為者有患不之知而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哉

第三道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强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

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瞱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為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

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卭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有求而必從有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强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

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有而天下之所甚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

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强之以其所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葢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莫不養其氣然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致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獘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憙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

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貞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

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究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强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

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灾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隷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其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恵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

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遍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所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

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

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

擇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舉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第五道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

兵之難而養兵尤難何者士氣之難服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陳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禦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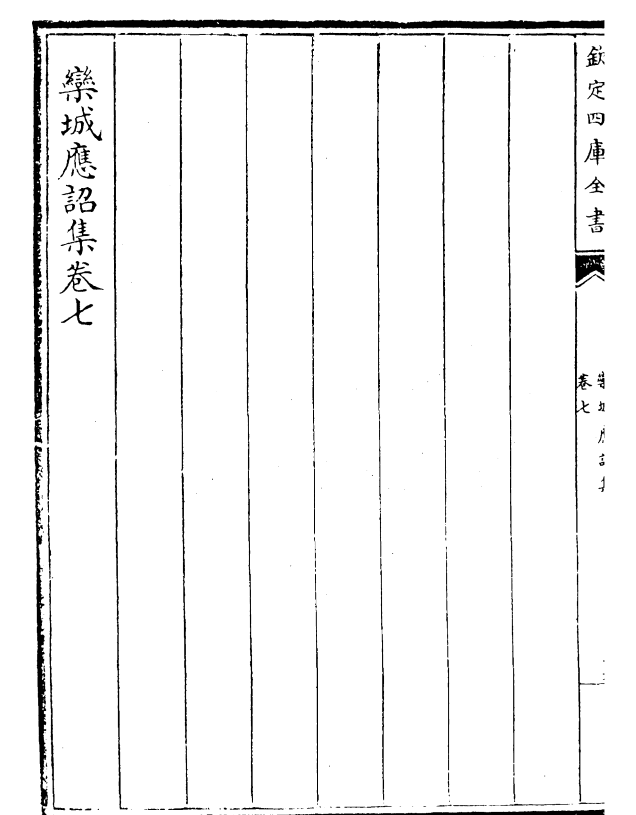
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强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强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役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

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鬬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兵夫矣而當今之病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趦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禦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

方今京邑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此數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

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兵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臧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柰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宜畧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理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

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能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欒城應詔集卷七

謹案卷五第一頁後一行頑嚚無恥刊本嚚訛冒

據三蘇文粹改

第一頁後三行雖耕田荷任之賤刊本雖訛離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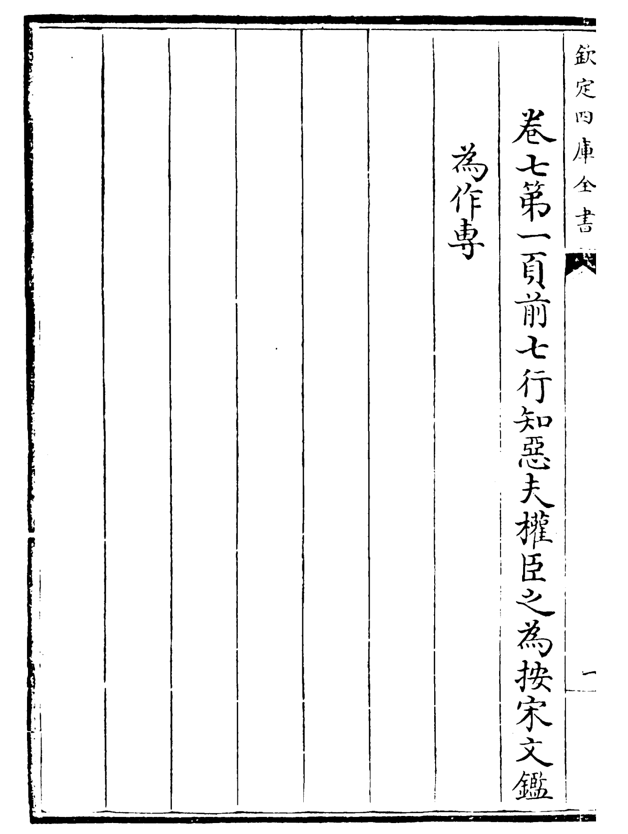
三蘇文粹改

第一頁後七行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刊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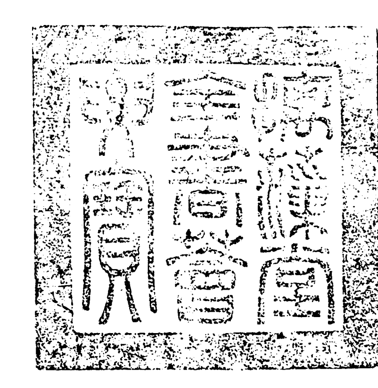
訛美據三蘇文粹改

卷六第五頁前四行而不禮焉按茅坤選本而上

有進字



卷七第一頁前七行知惡夫權臣之為按宋文鑑為作專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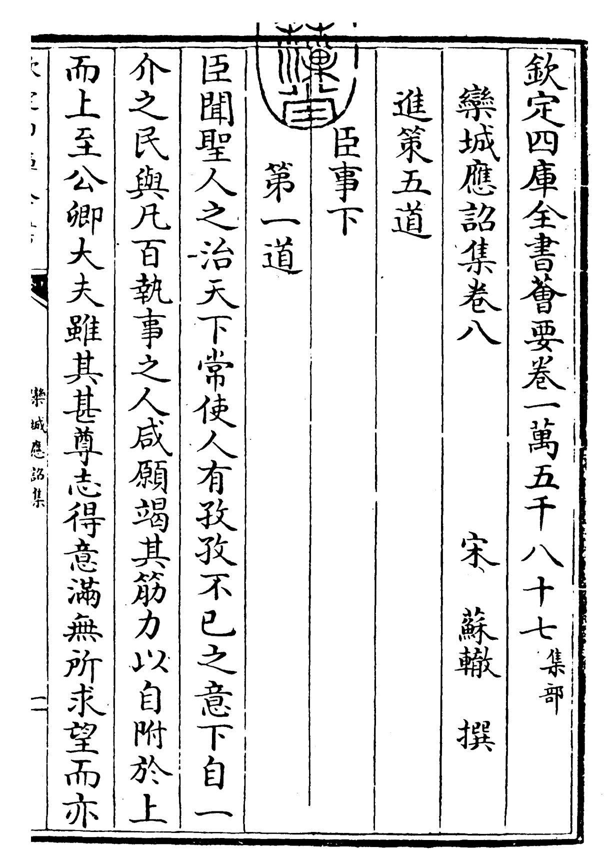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吴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應詔集卷八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臣事下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

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已略觀之矣堯舜之時洚水横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灾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為何者天下之人各為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内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

作故天下漸以衰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

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官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閒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閒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為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

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為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異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

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禄而勸天下爵禄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歳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

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絶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閒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

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數歟

第二道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為天下安焿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為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

而左右相覺不為不密也然又內為之御史而外為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强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人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為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不振

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為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已來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為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

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内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為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吏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為碌碌之吏

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擿其終亦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寛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彊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為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為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

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為政如此則天下將内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為治矣

第三道

臣聞天下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之謂權能貧富貴賤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

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匄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禄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

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禄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

卒縱横赫奕者常遍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走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横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禄秩幸而又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

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之人而其不能者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莅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禄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

則天子寧有以却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禄非天子之恵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禄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之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獘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紜而無所執法獘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獘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横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

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曰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也與之而不才也罷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或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

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葢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第四道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

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絶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

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吳越之不可以相通不卹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

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强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在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之北生於東者必投之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歎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獘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

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善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畀勞之吏而不

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汲汲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

閭其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為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令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茍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閭哉

第五道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

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事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於天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鬬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

苦其筋力而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禄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税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竊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禄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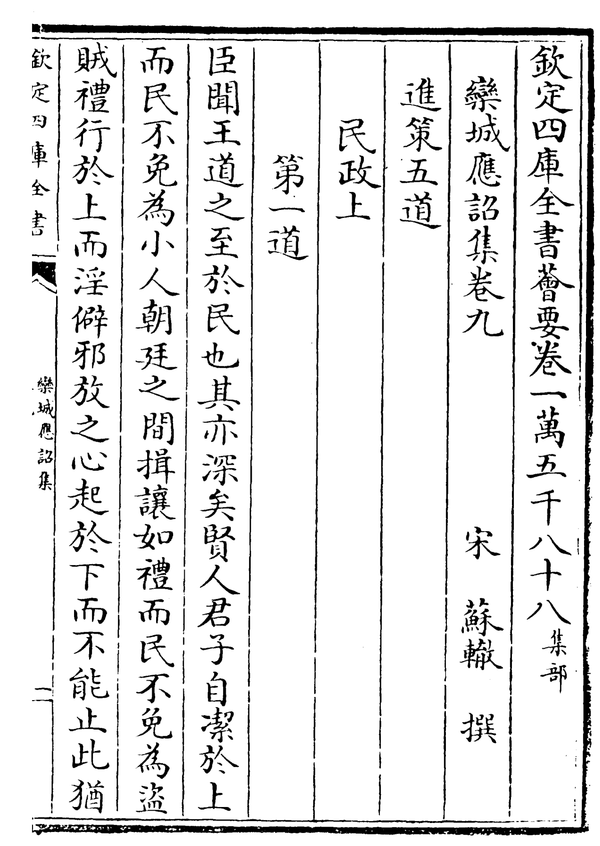
而不卹其私計葢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無禄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為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且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

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姦為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禄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禄之身而遇之以有禄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姦以當其所得之禄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則尚何以視天下臣愚以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

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隷不可以無禄使也然臣觀方今天下方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為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故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没其所入以為胥史之俸禄辨其等差而别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

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為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無侯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姦從而戮之則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欒城應詔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八十八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九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民政上

第一道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

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强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

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强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趦趄之心而閨門之内父子交怨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

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勞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業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

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道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之於朝

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以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為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為

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頒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悦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强不服之心令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第二道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

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

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其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刼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禄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

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昬而不知教然臣以為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弟兄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

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
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
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
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
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
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
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
牧邪將為樵邪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

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茍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

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

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絶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其

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

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絶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

誕之説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横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宫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悦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

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為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絶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絶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實而去其所悅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

各當其處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勑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

其死葢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説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

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君為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内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

誠有以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釀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亾戰鬬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

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寛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内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羣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狠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

西邊北邊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闗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

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頼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閒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寛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茍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棼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

事大壊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税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争為盗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盗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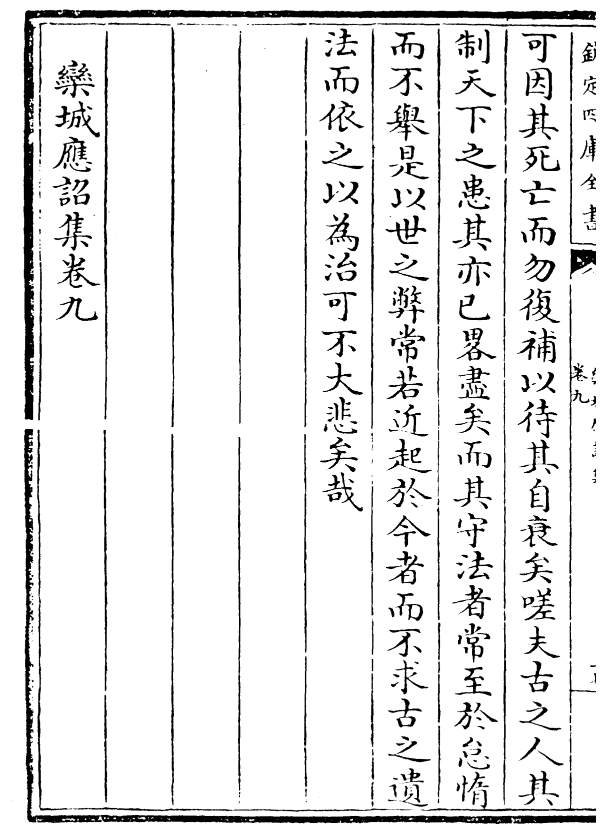
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収粒米狼戾而不為斂藜藿不繼而不為法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

敵則國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閒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

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灾屯田以寛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揞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歳計今者歳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亂今者天下之兵使之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

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昌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産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税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絶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

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强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馬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茍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



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欒城應詔集卷九

欒城應詔集卷十

宋 蘇轍 撰

進策五道

民政下

第一道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

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壊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

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

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頼者皆民為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税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

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

閒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

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將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茍免之人而且以舒農夫之困茍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

可以稍緩矣

第二道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强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饑寒朝夕之柄天子不卹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

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

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

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荊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

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隷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

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

息然臣以為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

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户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户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為創置摩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絶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篤公劉既溥

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

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州其在戰國最為强大外抗群蠻内禦秦晉常以其兵横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堉鹵墝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葢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

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塲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甞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葢修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

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

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辨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為漸減而取諸此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

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

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内自疲獘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説其成功是以有所恐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獘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葢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内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

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絶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耿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

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覩之方今二國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國之勢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

浚此四者皆其子之之力也夫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

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内蒐士揀馬擇其精鋭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内收至强之實作内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强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猒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强者也嗟夫方今之事

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

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

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内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

而用之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為役其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戎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茍

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蓋常以為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廪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廪於秦在趙則廪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鬬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

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方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甞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遊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鋭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

其鋭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内郡之兵當常在内而不以戍邉戍邉之兵當常戍邉而不待内郡之戍卒募内郡之兵其樂徙邉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邉兵者以足之使二邉有一定不還之兵而頗損内郡之衆計其内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邉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内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鋭而用之惰而置之屯兵歴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

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眞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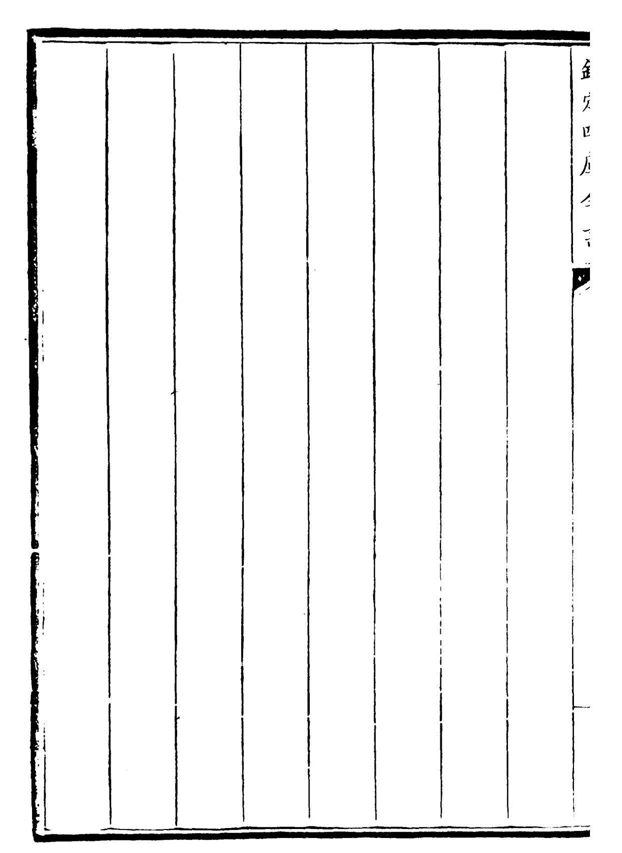
欒城應詔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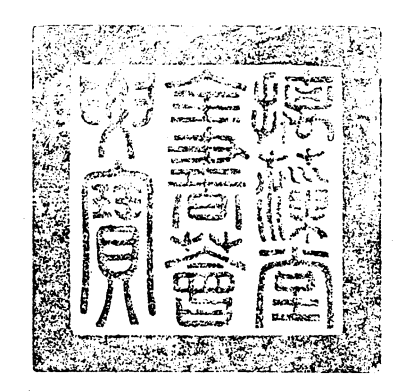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第十頁後二行與調天下之選人者刊本選訛遷據茅坤選本改

卷九第六頁前二行求之以勢刊本求訛來據三蘇文粹改

第六頁後五行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刊本求訛來據三蘇文粹改

卷十第四頁前六行要之十歲之後刊本之十訛知千據宋文鑑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應詔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欒城應詔集卷十一　　宋　蘇轍　撰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

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必欲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

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絶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為治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强盛夷狄暴横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

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
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
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
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
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
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
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
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

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

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

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

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

疾而排之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

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

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臯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愚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

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鬨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鬨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為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

伯伯夷末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

為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横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與

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説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為農圃以富民而孔子

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為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説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竝耕饔飱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為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為耕不督之圃而自為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

至於親為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況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則百獘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寛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歴歳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强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蓋詳矣夫坎

之為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為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為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險愚闇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葢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為君之尊而民至於為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

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盎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牖之下而終獲无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强服而為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强難屈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强欲以斬刖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為社稷之保障不

知英雄之士開而闞之刑罰不能繩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為本論

君子之為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為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

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為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為不善也以為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為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

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為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賔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

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為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恵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為詩也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為酒醴剥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筭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為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

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為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沈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為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鬬危亡之患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

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鈎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已有

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茍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氏之説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為君子陳於前哉

秘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横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横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

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與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

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絶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

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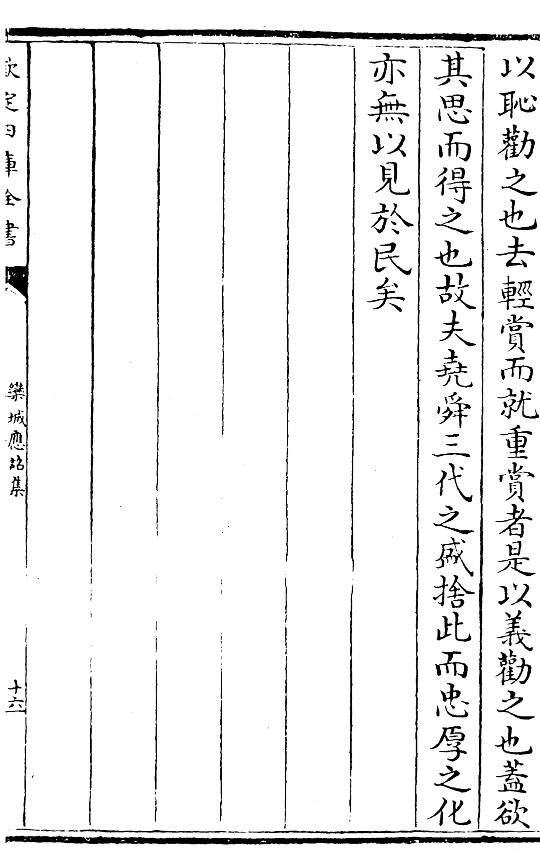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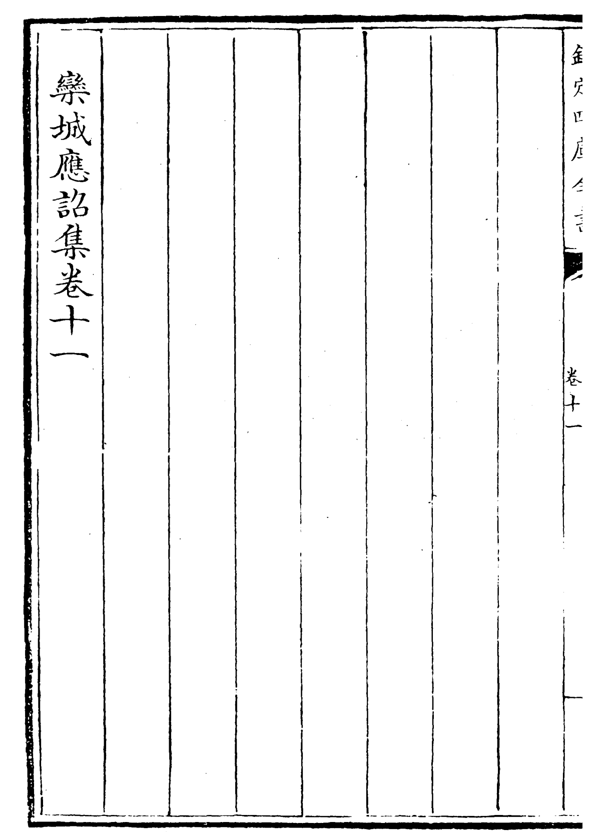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其强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

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爱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

之說則將以我為恐人而愛夫爵禄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



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欒城應詔集卷十一

欒城應詔集卷十二

宋 蘇轍 撰

第一道

御試制策 問目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内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

以來三十餘年四方乂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
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
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
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
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
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
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
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

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故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鬰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躭于色晩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謳行於内勢横於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

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踈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猒足迭相

誇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閒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疢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

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

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嘷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名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為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

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緊屯兵欲簡緊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

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過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深入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

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為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

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横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懽忻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

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

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怪陛下内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為者凡今百姓所為一物已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帑持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内自為一穽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

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為節儉以寬百姓捐鎔繡棄金玉以質素為貴賦税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未澄則為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强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

田之不用則亦有説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葢亦以為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强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絶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

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朞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

而不免於雜旣費廩禄又不得賢也費廩禄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别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别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旣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

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

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滞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别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與羣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其名而有亹亹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共名不必不美而

其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歷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歷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於為治也然臣以為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紀也且陛下以為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

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内以為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卹百姓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暴也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覼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吏官書之以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紀然尚非陛下之

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為陛下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烦氣江河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

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為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為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

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脉而覿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揁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完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强人民乂安和氣充實於天地之間則天為

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為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陛下盡修之云月非正陽之月而伐鼓

救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覩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陛下慼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内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擿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

得黄霸耶則安可以擿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寛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寛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嵗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强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

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絶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

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

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

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

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

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

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

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

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冡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貞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辨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辭責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

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
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
糴邉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圜法九府之名
自天府太府王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歲職幣皆列
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
則市不二價其説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
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
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恐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

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譁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為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悦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尚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

内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為用而不能制閒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嵗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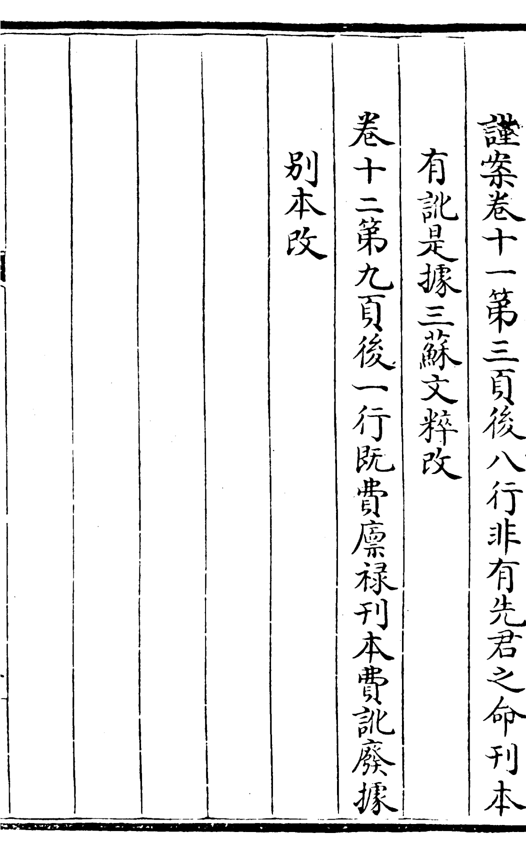
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温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為朴直之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為也臣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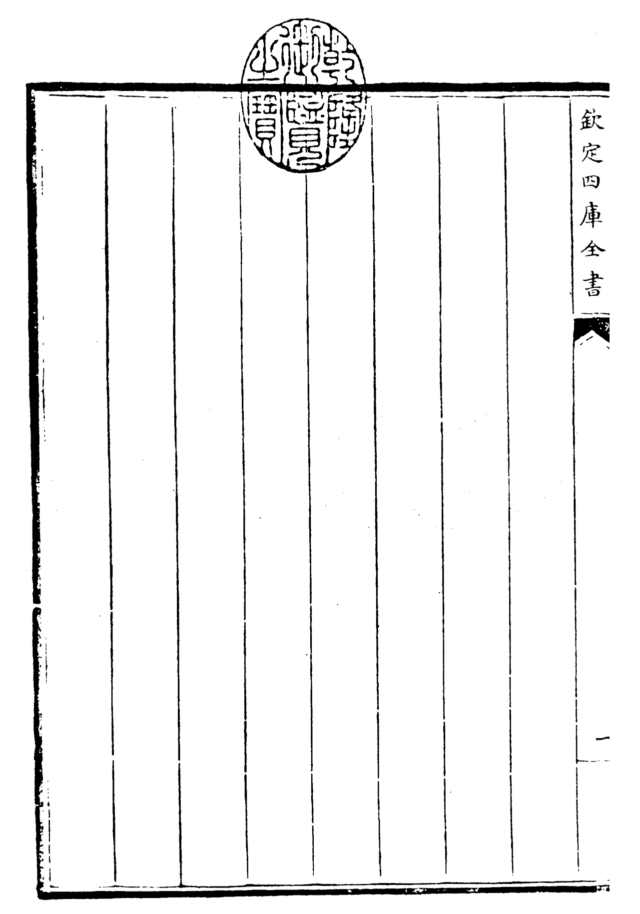
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陛下罄竭
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
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於聰明之
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
者終欲為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
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
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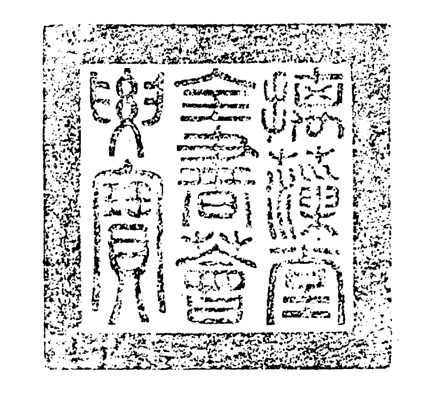
利而人不以為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為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為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鷄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

聲色放犬馬非以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夫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見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勝幸甚謹對

欒城應詔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三頁後八行非有先君之命刊本有訛是據三蘇文粹改
卷十二第九頁後一行既費廪禄刊本費訛糜據别本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徐大豊